

# 让音乐照进“星星儿”封闭的世界

本报记者 范 洁

有人说，自闭症的孩子是天际另一边的“星星儿”，我们走不进他的世界，他也不会来到我们身边。但是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“天使知音沙龙”公益项目，却用音乐和爱心打开一扇窗，透亮这片我们共处的星空。

## 听古典乐一坐就是两小时

上周六下午2时，舒曼带着儿子周舒亦，一路小跑赶到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。“没迟到，别着急！”她一边宽慰儿子，一边帮他整理乱发。“自闭症孩子的时间观念特别强，如不准时就要发脾气。”

按计划，周舒亦和“天使知音沙龙”的同伴孙浩淳，将在曹小夏与“城交”志愿者的辅导下，合排钢琴、木琴，为4月20日“爱在城市”的演出做准备。

“敲太响，木琴也会疼的！”排练中，周舒亦时而重复志愿者的话，时而若有所思地点头。休息时，他戴上耳机，安静地坐在教室一隅。

“他在音乐中极专注，经常一坐就是两个小时，在参加沙龙前简直难以想象。”舒曼记得，曾经10分钟的宁静就是周舒亦的极限，不过儿子很挑音乐，喜欢古典甚过流行，“最爱柴可夫斯基，王菲、邓丽君、梅艳芳也行。”

“演出与否并不重要，自闭症的孩子，哪指望他成才，但求他成人，少给他人和社会添麻烦。”不过，音乐对儿子的影响，也改变着整个家庭的轨迹，让舒曼愈发乐观和坚强，“我觉得他找到了归宿，生活更有盼头，有时想，因为残障他获得更多机会与经历，站得更高、看得更远，也体验更多人生。”

## 与“城交”志愿者同台演出

周舒亦很小就表现出音乐兴趣，手风琴、口琴、小提琴、钢琴、电子琴、葫芦丝……家里摆满他“钦点”的乐器。

只是因为自闭症，他不善于交流，便很难跟随老师系统地学习。2010年3月，舒曼第一



■ 2010年12月21日，“城交”的乐手和自闭症青少年同台演出

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

次带11岁的儿子参加“天使知音沙龙”，就让曹小夏惊艳：“随音乐即兴指挥，节奏很准！曲子听过一遍就能弹下来，一点不错！”曹小夏便与舒曼商量，请专业老师辅导教学。

“我不敢答应！他肯定坐不住呀，反倒给别人添麻烦！”不过，在曹小夏的坚持下，周舒亦被送到“城交”团员朱昕禔的家。

果不其然，第一次上课，就让这个长期与孩子打交道的小提琴老师傻了眼，周舒亦进门二话不说躺在地上，怎么都不听劝。“你不懂了吧，这叫自闭症！”面对朱昕禔的“抗议”，曹小夏不仅不接受“退货”，而且定下时间表，命她半月内教会周舒亦罗马尼亚舞曲《春天》，在“星广会”上演出。

没想到，十几天的集训，还真的学成了。朱昕禔说秘诀是“别把他特殊化，就像教普通孩子”。演出当天，有镜头记录下一个动人瞬间：周舒亦在台上拉着小提琴，曹小夏和舒曼两人担心他兀自离开，又怕挡住后排观众，跪在舞台下方举着双手准备“接人”。

## 逐渐突破禁区融入社会

让舒曼始料未及的事不断发生，曹小夏邀请周舒亦加入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，与和他差不多年纪的普通孩子一起学琴。

这可能吗？他一定会捣乱的！“那很正常，因为他是自闭症的孩子，但是如果不让小孩子融入社会，正常的也会变成自闭症！”曹小



■ 4月9日，曹鹏正为排练做准备

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

夏不仅给舒曼一颗“定心丸”，也给乐团其他孩子和家长打过“预防针”。因此，尽管周舒亦会有不合时宜的小举动，大家也都能泰然处之。

现在，周舒亦的日程排得很满，周二小提琴课、周五乐团排练、周六“天使知音沙龙”、周日钢琴课。“他自己吵着要去，在音乐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春天。”

周舒亦是“天使知音沙龙”的一员，成立至今，志愿者们坚持每周用音乐启蒙这群“星星儿”。孩子们陆续掌握简单的打击乐，还有人学起管乐或是弦乐，沙龙里的孙浩淳、徐逸政也陆续加入“青交”。

2008年6月1日，“天使知音沙龙”第一次活动时，很多家长曾设“禁区”：不能接受肢体碰触，不能听高音……几年来，这些都被志愿者打破，他们引领着孩子们走到街头、走进校园、走入地铁站，甚至还走上敬老院的舞台，连续两年为老人们演出，通过“天使知音沙龙”，自闭症家庭从单纯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，成为关怀别人的“义工”。

(上接 A9 版)

## 公益与爱心，回馈社会

“‘城交’创立起就得到多方帮助，怎么能不回报？”这是曹小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从参加“星期广播音乐会”、市民音乐节，到邀请26个国家和地区的音樂家齐聚上海世博会；从街头义演、广场快闪，到在“爱耳日”举办公益音乐会。“城交”在普及高雅艺术的同时，全情关爱弱势群体。

“优秀慈善项目”、“优秀慈善义工集体奖”，荣获多项殊荣的“天使知音沙龙”项目，更是“城交”坚持公益、回馈社会的实践。

2008年，曹小夏读到联合国一份关于自闭症儿童的报告，第一次知晓，每150个孩子中就有一人深受其害。

虽然自闭症目前无法治愈，但国外却有通过音乐改善病情的先例，曹小夏萌生为这些“星星儿”演奏的想法，这得到乐团成员们的一致响应。于是，“天使知音沙龙”开张，每周六，“城交”的乐手走近自闭症儿童，开起“迷你音乐会”。

最初演奏时孩子们跑闹奔走，对音乐毫无反应，也不去理会指挥家和乐手，逐渐地，他们能够安静地享受乐曲，有人还能报出乐曲名。

“音乐疗法”初有成效，曹小夏和志愿者“灵机一动”，让孩子们从听众“变身”演奏者：从小鼓、木琴开始，尝试简单的打击乐，更有天分的则接触管乐甚至弦乐，继而演奏钢琴、小提琴等高难度乐器……

“第一次登台，孩子们对舞台、灯光很不习惯，甚至听到掌声都会有些害怕。”6年来，乐手们与“星星儿”屡次携手演出，互相间的隔阂也悄然消融，现在他们见到曹鹏和曹小夏时，更是热情地一口一个“曹爷爷”“曹老师”。

“我一生指挥过海内外很多乐团，‘城交’是我的最爱之一。齐心、合力向着社会公益，这是一支有爱心的乐团！”曹鹏说。



■ 2012年4月2日，“城交”在恒隆广场举办公益慈善快闪活动
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## 乐团志愿者，逐渐壮大

乐团初创时，每周三最早到的，是上海交响乐团退休乐手周永生。晚上7时的排练，70多岁的他下午4时许就到排练厅，搬凳子、放谱架，“我们都劝他等大家来了一起搬，他说有的团员会提早来练琴，好不容易有点时间，我早来是应该的。”曹鹏回忆，周永生还教会其他人如何整理乐谱，转调调谱时有的团员不会看，他就重新手抄。

今年68岁的杨大纶，出身音乐世家，怀着一颗爱乐之心，也是乐团的志愿者之一。自从周永生先生腰不好后，她的任务就更重了，结束时还要整理乐谱、关好门窗，俨然是乐队的大管家。“咖喱角，给你。”说话间，杨大纶手里被塞进两个面包，老太太一下子就红了眼眶，取出手帕。“是一个乐手，她知道我来得早，没吃晚饭。”

小提琴手潘韵的父亲老潘是名工程师，刚进排练厅就与杨大纶一起忙开了。他对交响乐情有独钟，“其实，我早就盼着退休，可以到乐团当志愿者！”

“家长志愿者”很多，比如打击乐手沈璘的父亲沈嘉利是一名资深乐务，每次音乐会他都帮助搬台，经验丰富。

在“城交”，这些退休乐务、团员家人是最温暖的依靠，“记得最初在琴行地下室排练，上班族没办法带着低音提琴、长号等坐公车挤地铁，很多家长就抱着乐器、备着晚饭等在门口。”曹小夏对七八年前的场景记忆犹新。

“我们现在志愿者太多啦！”她笑道，再比如小提琴手陈怡倩的丈夫“大怪”，不仅经常旁观活动，也是搬台的“壮劳力”。儿子出生后，父子俩更是一起投身“天使知音沙龙”，没想到“小怪”特别受“星星儿”的欢迎，俨然“小志愿者”。

## 亲如一家人，延续梦想

半个月前，曹鹏感染丹毒脚部浮肿，他坚持不住院，打了两天吊针后，周三傍晚依然赶到排练厅。在指导分声部练习时，团员们一听曹爷爷生病，立刻炸开锅：“要看中医，用中药外敷！”“必须静养，把腿架高！”

在“城交”，乐手与曹鹏一家格外亲密，大家叫他“曹爷爷”，叫他女儿“小阿姨”，而与他外孙Daniel也是“表哥”“表弟”称呼，俨然一个大家庭，老人的健康牵动所有人。

其实，危机感萦绕着乐团每个人，包括曹鹏自己。“我也知道自己的年纪，最大烦恼是找不到接班人。这个人，既要音乐素养，又要不计报酬，很难。”

曹鹏是大家的“曹爷爷”，每年生日临近，团员们便私下排练生日快乐奏曲，买气球、预定蛋糕。在乐团今年的年会上，全员表演了陈怡倩改编的流行歌曲《曹爷爷去哪儿》，作为送给曹鹏的新年礼物——

我们乐团，有个人很酷，三头六臂，非常忙碌；深情款款，优雅不俗，排练起来，又很严肃。

我们乐团，是最美的礼物，给了我们，最棒的演出；城交让我，有家的幸福，爱着你呀，风雨无阻。

爷爷，爷爷，阿拉去哪里呀？有你在就天不怕地不怕！爷爷，爷爷，你是我们的大树，一生和你一起演出！

爷爷，爷爷，阿拉去哪里呀？你就是我的天大和地大！城交，城交，时间的手一挥，你们永远都珍贵！

上海市教委委任曹鹏为上海学生交响乐团的总监，曹鹏在这个基础上又创办了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，成为更多爱乐者的“曹爷爷”。

“学交”招募具备高音乐素养的大中学生，而“青交”则惠及年龄层次更低的小学和初中生。“青交”是“学交”的后备力量，而“学交”的成员在毕业后则可进入“城交”继续音乐之梦。

三个梯队已逐渐成形，融为一体。“通过聚集不同年龄段的优质乐手，把整个城市的业余交响乐团打造完整，现在几个团的成员已有交叉，走向良性循环。”曹鹏正采取“一条龙”方式，延续他普及交响乐、传递文化力量的不变初衷。